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節孝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㮴

節孝集卷三十一

宋　徐積　撰

語録門人江端禮季恭録

蘇東坡志林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瞶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公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公曰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奇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為至論

公曰黄元明行巳簡易論文取一切平恕

公曰為文必須讀春秋而士子急於為利以求耳目之

用雖數敎而不從近世文之簡古者無如曾子固新奇
出於胸臆者無如蘇子瞻學者能熟讀二家之文各取
其所長則盡善矣

公曰事各有所主不得相侵某借書必自經諭有急故
留門必白直學不敢自專也昔霍光不罪符璽郎而賞
之光可謂識其分守亦真用人法也

公曰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
為學法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

斯為善矣人所共知事可畧也

端禮謂公曰友人陳師道南豐曾子固門生也才高學古介然不羣於俗今有書令端禮致左右公讀已曰一言誠足以知人陳君書辭不俗必賢者也江君稱其不羣於俗某雖未見其人敢以為信然某未嘗以詩書入京故不能為謝子幸致意謝之

陳無已謂子曰徐公善論人物試令評黄魯直張文潛之為人予問之公曰魯直詩極奇古可畏進而未已也

張文潛有雄才而筆力甚徤尤長於騷詞但恨不均耳然人物亦難論孟子嘗以去就行止論孔子伊尹伯夷柳下惠蓋此數人皆一世之所繫故行止可以定其人然去就有大小輕重其小者止可以見常材而不足以見異人其大者無出於死生善觀人者必於死生之際且孔子戹於桓魋而曰天生德於予孟子有爲兵而受餽然不聞孟子少恭也若揚雄則云云雖多及動時遂有投閣之失此聖賢所以分也然人必有所養然後臨

事而不惑北宮黝匹夫之勇耳亦以養而成則浩然之
氣亦在養之而已且謝安王坦之在晉時無以輕重其
人及桓温之召謝安毅然不懾而坦之懼倒執手板此
王謝之優劣所以定且如王儉之文學政事可視庾杲
之為奴隸然儉世受晉宋高爵乃啟齊篡逆之萌及齊
高祖即位儉躬執璽綬屏氣而進惟杲之不往賀使者
促之亦不移疾王儉所為如犬豕而杲之之行章章不
可掩此人物所以難論惟以死生方可定也如廉范之

奇才在古亦少其比而終附竇憲此為可嘗然完節之
士不可多得也
公嘗慕諸葛武侯之為人也端禮問其何以取之公曰
深探武侯之所存不可見其涯涘且如薦馬超於先主
雲長恐其出已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翼德並驅馳
衡然非髯將軍比也關聞而喜既不掩馬之美復有以
結關之心其深沉大畧誰及之又頊兵武功而數敗衂
乃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

君攻亮之過則兵勝矣且當時賢者與後世之士忌人剌其失而武侯乃願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然人有過雖親必誅有功雖讎必賞廖立輩乃其所黜聞武侯死至於感泣或嘔血者蓋其用法平而得人心士亦樂為之用此七代以來輔佐之臣有其才者甚多惟少德耳武侯誠奇人謝安可比之然士欲行其志要須如此

公曰人各有所長慎勿輕廢人也

公聞蔣穎叔得廣帥曰廣為雄藩府座出先導以門旗

夾以銀檛屠劊人次之它鎮所無也初至蠻酋必以琉璃瓶注薔薇水揮洒於太守不及其它公送潁叔詩具道其事曰潁叔老聞之應喜

公曰退之詩書記志各有體亦至今新奇也若為顏子不貳過論專欲入於規繩故稍陳俗

公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甚無日不為文無時不吟哦但苦無筆力故不暇書耳

問武侯之屯五丈原其志欲戰耳武侯固知魏之不肯

戰不幸而武侯死使其不死後當何為豈可相守而已乎當是之時循渭而東以攻長安則三輔震動魏必奔命可戰矣武侯不知出此此兵法所謂分不分為縻軍也公曰此論甚大且以坐江淮而料京師之事有所不可必况在千百年之後而論千百年前之事而其人用心未易言也然深攷武侯之用心誠欲以大義服天下耳其用兵之迹乃餘事傳曰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此武侯所以不得已而用兵也然自兩漢而下無必勝之将

如武侯真能必勝者也以蜀之地狹土瘠兵力孱弱武侯將之人人有勇卒能強蜀而抗中原殆節制仁義之師也以武侯觀韓信輩用兵則皆庸將以僥倖取勝者亦如兒戲耳然舉兵一出而三郡響應馬謖違令而遂敗豈非有必勝之策當時善用兵者無如孫權權謂司馬仲達為變化若神則仲達可謂能兵矣然與武侯相拒閉軍固壘而不敢動武侯死曰吾不料死及觀其營陣歎曰天下奇材則仲達與武侯優劣可見矣方是時

蜀之將關張已先死而姜維馬超又後出方𫖯力以戰時所用惟魏延馬謖數子又皆庸將則蜀之所恃一武侯而已以一武侯自用雖魏之强不能取勝則武侯之才未易量也然腹背受敵兵家所忌而武侯又不欲乘人之隙而幸勝故不循渭而東恐非不知出此策也

問管仲蕭何武侯王導謝安王猛房杜李德裕王朴得失優劣如何公曰孔孟論管仲詳矣誠有功於國者蕭何房杜則忠於社稷然何輕信流言買田以自汙非獨

立不懼之君子此最謬者也王導謝安皆晉室之碩輔然王導挾私忿而殺周伯仁謝安有期服而不廢樂此皆所短李德裕有將相之畧王猛王朴真一時之奇才然猛不知以義自處而屢受困辱朴亦有傅會妖祥之譏此數君子得失相半無全能也若武侯則稽德論才無可訾毀其最優乎晉崔浩嘗非武侯矣然浩非知武侯者浩不足道也又曰王導固賢者然欲用趙胤而為孔愉所沮保庇注術而為孔羣所捂昵於桓景而陶回

面折亦少闕矣

問謝安之立諸桓是耶非耶公曰荆江二州皆據上游用武之地固不宜與諸桓然傳稱其得諸桓之心亦合時務矣以桓石民為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其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又曰謝安非不知人如桓伊之賢晉室亦不多得諸桓分據一方無不當處若以桓温之迹言之似於山東有可疑者然坐論數十百年事當時其勢與心亦有不可盡談者荆江之寄如謝玄非不可往但遠嫌保

身恐謝公意有所寄

公曰揚雄著法言本欲刺王莽其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之類是也然王莽之惡愚夫愚婦皆知之不待子雲刺譏而惡自彰如佛不待韓愈排之而後人知佛為非若夫楊墨則迫近吾道而能為吾儒害則孟子曷可以不闢

公曰孔子言其畧孟子言其詳故曰孟子者孔子之觧也

公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事必用新意如論友若使管鮑則不新矣昔卓王孫云人弃我取人取我與故能致富與俗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

公曰君子言欲孫而行欲嚴蓋不孫則召禍不嚴則受侮孔子曰吾執御乎又曰幸茍有過人必知之此雖孫何傷也若言媚竈則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蓋恐傷乎行不得不厲爾後世君子言之不孫者多矣於行則未嘗嚴也

問蕭望之如何人公曰蕭望之近世賢者也以聖人槩之不免為過剛者蓋聖人之於夬必待一陰至弱然後揚于王庭則小人決可去矣如孝元時小人方盛而蕭生排之既無所濟亦以自斃也至於不肯挾持則已受侮矣豈若見幾而不俟耶然大節已卓然矣

公自謂尋常作詩作書美其人皆以已所知所見而美之又於數事取其尤長者美之而未嘗溢譽亦未嘗以傳聞為虛美也近世士人好譽人至言其人無所不能

有類乎聖者豈不欺後世哉

公言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江河斯為極妙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公言人之為文使古事如避犯衆盜有無意可以取禍者如嵇康以一言而見殺可不戒哉

公言人之為文須無窮愁態乃善如杜甫則多窮愁賈島則尤甚李白又近於放言此皆貧賤之所忌故退之欲人輟一飯之費以活己又感二鳥而作賦甚不可也

若孟子人不知亦囂囂直能受賤貧而不枉道矣

公言恭謹敬三字其義相近而詩曰敬天之怒則敬為不輕矣然武帝云敬舉君之觴又陳國時兩國交聘謂敬為自上待下如此則人與在上位者書不當云敬矣

公言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

然自嚴毅可畏

公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為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

問公治春秋之法公曰春秋之學其大要先求經旨三傳非所急也後世必以趙啖為善學者大功正在此爾至於論春秋所作殊不求孟子之意而反以為救弊為言甚疎濶也若乃立例求經恐遂拘泥不可致合例有變者當須存之矣又曰治春秋必須存闕文如夏五之

類是也如不書即位則諸家之說紛然矣然其亦以為闕文而不論蓋傳寫既久不能無脫誤若便立議論恐非聖人之本意若易言研諸侯之慮則明多侯字矣何必曲說

公曰西狩獲麟諸家但止論麟不知論狩以譏非諸侯之事爾

公曰治春秋當以孟子為折衷蓋知春秋者獨孟子爾如言無義戰者止譏其戰無義者也

經言侵伐征者蓋侵者小其敵也直侵之耳伐則大矣不惟兵車多亦所以聲其罪也故經言侵蔡伐楚是以知侵小伐大也至於征則又大矣如周公東征征有苗之類是也

公曰說者謂春秋無褒非也然方其時書褒者少爾如齊之遏强暴而强中國孔子言一匡天下而葵丘之會孟子亦取之豈非褒乎如存衛國而有木瓜之詩豈得不為褒邪

問乙亥嘗說者曰先言御廩災是以火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公曰曾子問言天子諸侯之祀遇日食火災喪服則皆廢祀今御廩災則嘗可廢矣而不廢是為不敬何必曰以火災之餘而嘗

問秋師還說者譏其逾時而左氏云善之也公曰一百四十二年用兵多矣獨此言師還恐非譏也且以清人之詩驗之則以喪師為棄民而深譏其君則師全而還可以為褒矣

問盜竊寳玉大弓而不書人紀侯大去其國而不書其滅公曰稱盜賊之也如漢言盜高廟玉環唐言盜殺武元衡皆其意也故不必書其人也然此譏有司慢藏也譏有司慢藏則時政可知也紀侯事有二說一云譏其不死社稷其滅之者齊也言紀侯之大去其國則齊之惡亦可知矣一云大者紀侯名也譏其不能死社稷故名以貶之有以紀侯比去邠之事者失之矣正如以王莽比堯舜之禪讓也

公言王令之文少所許可如以房杜為刀筆吏非也且如庭議事房喬謀之矣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房策以此觀之則其不掩善而交用其所長固足以為賢相所以能成天下之務夫為相者能不蔽人之謀以一身而行天下人之善豈不大哉而後世之人恥謀不自我出而謂人獻言為犯分是以人受其蔽而已不知事亦多不濟也昔魏相集賈董所言而行之則其知識甚高矣然為政者必有術然後能立事故王導衣

練布謝安用蒲葵扇不言而人從之蓋以術也後世宰相之行事乃欲以勢力而刼制天下又恐人之不從已豈不愚哉

公曰欲求聖人之道必於其變所謂變者何也蓋盡中道者聖人也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欲求聖人之道者必觀於變蓋變則縱横反覆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賢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與權孟子惡其執一也然善論聖人者必觀其世且如孔子處周之季天下如何哉

所以車轍馬跡徧于天下而不自以為勞豈好為哉冀一得用以行其道而濟斯人爾至於見佛肸南子而不自以為汙也然聖人之變疑卓爾不可及有志者跂而學之亦何難哉此孟子所以學而至之荀楊則不及也且在書則如堯如舜如湯如武如平康如彊弗友如燮友其世不同也在易則如泰如否如豐如剝如小過如大過其世亦不同也若以湯武之時而行堯舜之事如以治豐治泰之道而行於剝於否豈不傾覆無功乎此堯

所以禪而舜所以受湯所以革夏而武所以造周伊周所以攝也蓋皆用大過之道而適於變者也學者不知此乃妄生議論非也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偏當音徧以言開偏而復合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言權之遠而不可及故孔子曰未之思也蓋譏其言不合道也此乃逸詩著此以見孔子刪詩之法務去其不合道者也善乎鼂錯云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言出六韜後世學者其言其學俱有可取至其臨事制宜則或悖亂或拘泥者以其不通乎世變也苟不通乎世變則利

不可與害不可除事雖至於隳敗而不能救者以此耳
公曰揚子投閣後人乃為揚子諱云無此事則是漢史
所書皆不足信也况此事甚明然揚子實未至於聖人
而不適乎變雖有此亦何妨為大賢乎且如孟子曰堯
以天下與舜則是禪也明矣韓退之對禹問乃反此說
而後世學者又為退之諱云此非退之文何其迂論以
自欺也就如為退之之文亦不害為退之矣此皆好奇
而不適於簡易之過也

公曰治河誠大事然利害有可以坐而言決者嘗因大禹治水之法而親觀其勢且自陝以西登高東望左丘陵右岡阜河乃行於其中所以自古以來河未嘗決於陝同之間也行而至於河北京東之界則地形益下而悉平原山足復軟不足以為之固所以釃為二渠又為九河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河所以趨於海而三代之時無水害也而今之言河者必歸之於天胡不折之曰周之時王與列國之君未嘗無失道者而不聞河為患

者何也葢有禹之遺迹也若必欲以人力治亦恐無功葢今之河身既狹又地軟無丘陵岡阜為之固又無二渠復無九河以分洩其怒勢獨行乎一道以孟子言之乃掘地而注之海今則以人所築堤為之扞乃水行乎地上則安得不決也其不決也其不決者幸而已然不可保萬全不決於今年必決於明年或二三年斷然矣莫若畧依古法分為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寛為河身縱其游波而不壅塞則河之患庶乎少矣

屈平自沉于江雖曰褊心亦可謂不幸然聖人亦有不幸而有以處不幸亦有不得已而有以處不得已必不至於自戕故如屈平孔孟不為也

作詩切不可斥言事至於美人亦不可斥言試觀詩之風雅頌所美所刺未嘗不婉順而歸之於正

問象以典刑孔安國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也漢儒則曰唐虞畫象又曰畫衣冠為戮何也公曰有曰象魏有曰兩觀觀言其高大可觀法也象則自然高大魏則有巍

巍之意皆有可觀可法也則象所以言其法猶天之垂象唐虞之刑雖不經見如蕭何之律輕重大小各有定式然恐古自有定式也觀其放四凶而人以為宜則是刑有常式故民聽不惑所謂象以典刑者蓋法用其常刑而無過差也

問諸言明堂者曰布政之宮又曰在國之陽七里蔡邕以為天子之太廟也其說不同公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則是矣蓋取其向明而治之意故孟子曰王者之堂也

其曰在國之陽七里則固謬矣然歷代諸儒之論紛紛無定漢武則牽於方士之言以茅益通水惟隋宇文愷之論為當然必欲興作則請用魏鄭公所謂自我作古可也斷而行之在我而已衆說不能改也

問鼂錯張敞請入粟以贖罪無乃刑失有罪乎公曰書有金作贖刑則所犯有詿誤可恕者使贖之則刑不失有罪矣錯等益取此意而作此說況權時定宜以濟其急與其重歛于民不若為此猶成無費之利也且令之

當人有入貲而為祠郎室長者矣意亦求庇其身而朝廷實無獎進之道故仕則竭力奉公不敢為過失有加于儒生世冑而仕者也然上之人避嫌而不敢舉朝廷亦無升進之法所以多有才力可稱者而卒阨以死也且張釋之以入貲為郎則是人材不可決定於所取也況漢帝之詔曰使久立於庭下宜旌異之

問漢武帝築朔方而公孫弘諫曰不可及朱買臣發十說難之而弘不得一亦終築之何也公曰漢武好興作

而弘諫之者欲以靜正之也然買臣嚴助輩方欲自鬻其說又挾武帝之威以壓之則弘何敢不從所以曰鄙人不知也然武帝疲弊中國而失民心幾喪天下其本葢買臣導之也吁為天下者可不審其所用乎

治詩者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也且詩何必分二南為國風而雅有大小又為頌也葢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於閨房衽席之間以至乎人化之葢風為治家之始而小

雅者治國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頌者成功之始是謂四始也其餘刺惡之詩乃刪詩時分附于諸篇其惡之大小自可各見别無意也故惟箴刺之詩不專立名也且十五國風者乃謂車同軌書同文孟子所謂地醜德齊者也故無所分别先後且季札謂小雅周之衰而王通乃謂周之盛其旨異矣葢當時樂歌適聞所刺之詩所以謂衰而王通原鹿鳴以下之大旨所以謂周之盛各以所見云爾非不同也

人必有威然後不為人之所慢侮而事可立亦可以應猝然之變且如子路片言折獄以其有威所以能得人之情而下不能欺且易於豐於噬嗑有雷電之威明故皆能折獄若賁則小明不足以立事所以曰無敢折獄蓋無雷之威也

問劉歆鄭康成謂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迹而何休林孝存毀之何也公曰惟春秋詩易書語孟為聖人完書而無後人增益者其餘經籍皆有可疑如王制乃漢時

博士為之月令亦呂不韋所纂而中庸則子思語也其餘雜漢儒者甚衆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則制度滅亡矣此周禮所以為疑也然又不可全以為非要須攷其所言合于聖人而不悖者取之其不合者勿强為之說斯可矣

問季札見舞象箾曰美哉猶有憾也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誅紂也書言四岳舉舜孔安國曰四岳知舜之聖不得已而舉之夫二子之言固為妄然何為而言之

公曰慽可曰慚也言文王不能正紂已有慚德可也何必曰恨也四岳之所舉用悉以丹朱共工為言堯屢卻之然後舉舜豈非安國便據此而生文乎

問司馬遷作史記以孔子列于世家而豫讓名為刺客可乎齊魯大國也而首書太伯敘傳則尊道術而薄六經何也公曰士要須所養者醇所學者醇所師者醇所友者醇然後所言所行皆醇也如馬遷所養所學皆不能醇其所師所友亦或如之故其言多駁雜無足怪也

以春秋攷之嘗譏世卿則世祿可矣葢惟諸侯方得世

而卿大夫皆不可以孔子乃曰世家可乎豫讓天下義

士也其節凛凛可畏以齊晉周陳之臣觀之其祖其父

其身皆食其國之祿而享其位至其易主遷代則又泰

然就它主之祿而無慚色甚者贊成其簒奪之禍如王

儉輩是也以此觀豫讓所以報德者豈非為義士乎列

于刺客非也泰伯三以天下讓則齊魯開國固在其後

然亦馬遷之意重其讓而取于道也其尊道術而薄六

經乃其所學所見之不醇也

問三代稱用肉刑而治後世用行之則病于傷民今可行乎公曰肉刑之法前人論之詳矣徒為紛紛嘗觀唐太宗曰不行井田肉刑不可致治大非也葢前世之法有不可以下行於今世今世之法有不可上通乎古者正欲觀時變爾且考文以仁心廢肉刑是也縱云有輕刑之名而其實殺之亦非本意也不幸而已故人疑孝文以嚴致平然法無病民者要須得良吏乃可行必欲

行肉刑須得臯陶者乃可行臯陶不可得得有臯陶之
用心者亦可矣此人不可得則肉刑未可輕行也
左氏云十六相堯不能用四凶堯不能去宜云不用不
去不當云不能也葢堯若用之去之則無以成舜功此
孔子所言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
君子無所爭於文則不可不求勝人凡作文必須自立
令前不見古人後不容來者乃善不善其立意自戕
禮文殘闕甚可閔傷儀禮粗為完書然決非盡出乎聖

人何以知之且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為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辟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可以決知非聖人所為也葢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欲用其師說或利其購金而妄言耳甚可閔也

問今兵冗矣欲復民兵如何軍儲乏矣欲復屯田如何公曰今兵勢患乎一定而不得動如一路中復置如漢之奔命者數百人使往來赴急不可如駐泊者則盜賊

不敢作矣屯田誠難復益古者兵取於農而其勢順故耕者皆兵也後世兵民既判名已不同况今之兵驕惰不可使豈可令耕乎必不肯矣且兵患不精不患少昔李勣以三千而平定襄古人有以少擊衆者是兵雖冗無益也

問衛青不斬裨將王猛棄軍迎苻堅與穰苴亞夫異矣公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是也若衛青不斬裨將可為保功名者非將法也王猛弃軍迎付堅堅責之是矣

問人固難知然孔子謂由不得其死孟子謂盆成括必見殺後果如其言何也若蕭何謂韓信國士無雙武侯謂蔣琬非百里之才後亦果成功何也公曰子路盆成括有取死之道孔孟觀其所行而知之縱使幸而免孔孟之言猶信也蕭何知韓信之為可用而不能知其終武侯之明固能知蔣琬為可用然人亦難知武侯不免失於馬謖也

問國之本在兵兵之本在將則將才難矣必欲選將當

以何術使將能靜則折姦謀而不作動則破大敵而制其命其用何術古人誰能之公曰將誠難事不可易言之古之名將各有所長所謂靜能折姦謀者所謂上兵伐謀伐謀者能破敵之謀不得用是也不必見於用兵然亦無迹如李牧在鴈門二十年而匈奴不敢加兵王霸在上谷亦二十年而敵人不敢窺邊近之矣然以數子之才猶須久任然後有功則將不可遽移易也所謂動則制其命者必勝之將也自古必勝之將惟武侯一

人以其兵有節制而不妄動其餘皆幸勝爾以李光弼猶戰則納短刀于鞾知其不能必勝也夫以馬隆之才武立標募卒得驍勇者三千五百人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有此三者所以能多克勝昔高祟文伐蜀卯時受詔辰時出師兵仗器物皆不假借而畢集以其有素備也所以解劍門之圍平劉闢之亂吳時有將缺三字無事時常作出兵計故敵人畏之而不敢安動此正用兵者當法此也然用兵必有驍將必有敢死士故古人去敵

百步猶選敢死士益敢死士則能壯兵威而驍將則能奪敵之氣

傳曰智信仁勇嚴將之事也則為將必須嚴嚴則有威有威則號令明而人畏之然威必素立乃可猝然辦事李晟之卒有折人之匕箸者斬之而李光弼欲斬貴臣雖天子欲增秩使免死而光弼亦斬之所以威立而人畏之也然郭子儀仁厚得士心而卒伍少懈及李光弼領其兵皆股栗此可見有威者人乃畏也

易言忠信所以進德又曰果行育德則信與果皆入德之本士君子所不可須臾忘也而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而自漢以來說者皆以為小人之事無乃害德乎蓋孔子以子貢之所問者愈卑而又問其次故曰言必信行必果恐再問其次故特舉其最下者曰硜硜然小人哉硜硜空虛之謂也則是言必信行必果與硜硜然小人哉皆義不相續各是一段也或曰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者為大人故此以言必信行

必果為小人也殊不思大人者成德之稱其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如從心之謂惟大人能之而論語所言者士也曷可比大人哉

浩然之氣與北宮黝之勇孟施舍之勇皆以所養而致之然孟施舍養成匹夫之勇故不動心而無懼所以視不勝猶勝也孟子曰若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則必經於思慮而動其心矣故其文勢宜自猶勝以上言孟施舍其量敵以下孟子言施舍不能如此非一段事也

書者天子之事也終于文侯之命也費秦二誓何以與焉葢書之文乃舊史之文其篇章之次第乃孔子刪而定之故斷自唐虞所以明治世教化之本然堯典亦謂之虞書者以堯所以治天下之道非舜以成之則其仁民愛物經綸世變之道不得而顯也然堯舜之時道隆也故大禹臯陶之謨皆謂之虞書夏書以往有戒之深旨焉故夏書之末繼之以商書以商警夏也商書之末繼以周者以周警商也周之末繼以文侯之命所以警

周也其意以為周德既衰而晉強盛矣宜知所以杜絶
篡亂也又繼以費所以見魯公之僭又繼以秦以見秦
之强大皆以警于周而周不悟所以卒為秦所滅故曰
費秦二誓所以戒周亦所以警後世也
春秋魯史也是諸侯之事也而書曰西狩獲麟何也葢
孔子所以删春秋者用意深微故用一字有重輕其言
獲麟諸家止說麟而不論狩非孔子意也葢狩乃天子
之事而諸侯云西狩所以譏僭也

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也蓋自二南言治家之始小雅言治國之始大雅言治天下之始頌言成功之始所以見周家終始之道一隆也其終有魯頌商頌者何也蓋魯實僭天子今觀魯頌之事豈是為盛德而豈可告于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既微明魯之强而僭也其商頌散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頌

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絶一代之事因其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襃貶也

易之書未嘗不戒故以未濟終焉而說者以為旣濟豈聖人之意乎益闗朗子明以六變之說觧易故其言曰易以旣濟終焉然子明所論六變上不見乾坤下不見未濟又疑其法止論終于旣濟非謂不可終于未濟也

二禮所載終始不同何也夫禮學不明良可惜也惟儀禮稍為完書然皆說士禮故知論禮者以士禮升而上

之至于天子也然儀禮始于冠昏其法是也終于有司
葢以為追遠乃人之大事所以喪葬而繼之以祭之禮
也至於戴禮之所記駁雜訛舛不可勝道葢多出於漢
儒之私見其首不以冠昏而以曲禮其終乃以喪服四
制而制度又多舛雜而不近於人情極可怪也然詩首
於關雎書首于釐降春秋首于聘娶易下經首於咸恒
故於禮宜首於冠昏乃惟相近而禮記無敘恐未可為
確論也

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言豈特見于事者各有所止而不可出雖心思之運亦不可出矣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也

揚子稱孟子之不動心曰貧賤富貴不能動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長往之士豈不能以貧賤富貴不動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豈非所以死生不動其心也如此則孟子之不動心乃常人爾蓋本謂孟子充養之至

萬物皆備于我而萬變悉昭于胸中故雖以齊國卿相之重位亦不動心思之經營而可治故言曰不動心以其養之至也猶之北宫黝之輩雖不足道亦以其養之至也

孔子言山梁雌雉謂梁高也如屋之有梁橋之有梁以其山之高者而雌處其上可謂得所亦猶小人居乎高位也子路多言者忽于此能默而識之共以致敬三嘆其事焉嗅當作嘆葢字之誤也揚子亦不詳孔子之旨

而其論雎雉極不稽後之學者信以為然良可怪也

問歆向言仲舒是非孰當公曰伊呂聖人之佐不得則不興管晏特一時之豪傑爾以仲舒所學醇正而其三策該通當世之務非俗儒也其荅江都易王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論又幾於孟子矣殆賢者也謂如伊呂則過之其曰未及游夏似少貶矣然但稱其所長自足為一時之賢何必遠擬古人也

問丙魏姚宋孰優公曰丙得宰相之體魏有宰相之量

姚有經綸之才宋有操持之節皆賢相也然宣帝雄傑明達力能自致中興雖無丙魏亦可矣若明皇則中才之君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也故姚宋在而成開元之治姚宋亡而致天寶之亂也然宋則剛者也剛故無私無邪能斷能明矣姚喜任數茲少貶焉

賢人不可多得葢天地亦自愛惜況于朋友況于同類況于用人者可不惜之乎且天地若不愛惜人材何以孔子後無孔子孟子後無孟子也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近世拜官徒為飾詞已足恥矣
而朝廷又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為偽也
其兩府有除命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自不正蓋賢者
當以禮進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也
近世講辨之學廢夫講辨所以發明義趣而起己之志
慮如陳平之智固宜料天下事無疑方呂氏未誅而平
之沉思未決聞陸賈之言然後志思煥然得與周勃交
驩則士之智慮未及陳平者曷可廢講辨乎

問肆大眚何也公曰眚災之名也五行傳曰青眚赤眚是也據書言眚災肆赦則是不可常行也故蜀先主言吾游于鄭康成陳元方之間未嘗言赦而武侯治蜀十年不赦所以刑平而下無幸免之民此言肆者赦之别名又曰肆大眚言非其事也然赦過宥罪天子之事而諸侯行之可知非禮矣其三年因郊而有赦有賞惟王彪之傳論之别不見所起

問吕后欲王諸吕陳平以為可而王陵以為不可孰是

公曰陳平有包天下之量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問人之治身何者為先人之所戒何者為急公言易曰
閑邪存其誠孔子曰思無邪則是人之治身以誠為本
而所戒者以邪為急蓋正心誠意而行乎正則動容舉
措無非正也正之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望而知
其為正人也苟不正心誠意而存乎邪則形容動作亦
皆不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為邪人也
至於國之興亡亦以正與不正況于人乎然孟子云志

氣之帥氣體之充此言精微學者宜思之葢以為志則在心而心為有知有知則所好亦有節而所惡不過分縱過而踰節亦知自反也若氣則冥然無知特可以充養四體縱之而不已則喜怒為氣之所使必至於過分踰節矣此小人之事也若君子則學而能正能誠所以志能帥氣而喜怒不過惟小人為氣所鼓方其喜怒之際不知形色之變至於不聞人之聲音不覺巳之忤物或報仇復怨辱人以自快或至於受辱而不慚或至於

殺人或至於殺身者皆為氣之所使而不能帥氣也故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者可不知此乎然自孔子以來非孟子誠不知此

問公嘗言賈誼篤好管子幾為管子所誤何以見之公曰管仲誠奇才所言所行皆適于時宜其言幼官則非也賈誼亦一時之豪士其法于管子者非一且如言色用黃數用五殆為幼官所誤也讀誼之文則漢儒之文皆不足觀及讀仲舒之三策然後見誼學未至非醇儒

也仲舒之言幾如孟子矣然孔子之為政於衛止欲正名而已子路不能如顔子黙而識之至於發問其所答亦不過數事而管仲所以說其君者累數萬言而王通一見隋文帝陳十七策弟子編為三卷文帝不用退而作皇極之歌此自取亡宗赤族有餘擬法論語何足道哉傳言信而後諫豈有一旦遽為人陳十七策何其多也有異於孔子矣

人之德有諸中必形諸外而盛德者猶且容貌若愚况

無諸中者乎語曰有若無實若虛則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讓不可以苟為之若伊尹三聘而後起此以禮而讓也孟子於齊餽而不受此以名而讓也後世讓官不合於禮義又非避名而朝廷又立為格使至某官而讓皆非也黄憲聞名即起受官即拜此皆有以過人也

安定先生居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公欲往見之問先生宜何以答之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直已而

往可也公聞此語遂大開悟

安定説中庸始於情性蓋情有正與不正若欲亦有正與不正德有凶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見乎辭豈得為情之不正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豈為不正之欲乎若棖也欲凡言寡欲皆不正也故以凡言情為不正者非也言聖人無情者又非也聖人豈若土木哉强哉矯盖矯者强之甚大木之曲者性也能矯而為正豈不强乎

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窮天下周八極霜露所墜人跡所及皆可至焉則道豈不六通四闢乎然有徑有支皆道也故必在人之所擇而行之

中庸所以獨取舜顔淵者所以為中庸之法也蓋自誠明者聖人也舜顔淵積勤不已而至非至誠不能也舜自匹夫積仁累義至於聖人使其父母為聖人之父母使其父母為天子之父母至於以天下養其父母其積德可知孔子曰吾見其進則顔子之至誠亦可知矣此段

恐非先生本語

人之大事不可以不謹者祭祀是也蓋鬼神不可知爾然奉鬼神者安可不以至誠奉之乎

上丁釋奠皆薦熟是也蓋事天神則當用生若孔子則宜以人鬼之禮事之而薦熟州郡韋於徽末之胙而不肯變又朝廷以令文拘之不知議禮者何不知其非也

安定先生不令諸生學字曰字若稍可觀便為人役觀魏韋誕題淩雲殿額豈不謂之人役乎王獻之之對謝

安可謂大丈夫矣

公常教其子曰若在貴人之前堆黃金積白璧呼之使來不可往也況以藝易之乎故孟子自欲見齊王可也及使人要之則稱病不往其不可屈須如此

臺諫之任甚重不可以苟然居之非德業蚤著名譽素聞則君未見知而言不盡聽近於未信而諫矣說者以為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人至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素

有養素自重耶

孔子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漢文行以日易月之制甚非也後世因循無人議之亦可惜也然漢以三十六日而後世以二十七日而釋尤非也宜稱時制為衣服以軟巾墨縗以臨便坐見羣臣亦可也

凡評論人材必以不得已處之則近於孔孟所謂恕若其人得已而不已者乃可罪也如仲尼見陽虎微服而過宋皆不得已矣孟子言五人者無獻子之家則不與

之友亦不得已者且以居喪不可以出也墨縗惟軍旅宜用之然其人無田園衣食之奉豈特守禮拘拘與其親戚坐以飢凍則其出不得已也

公論趙盾之事曰孔子言之矣後人鄙累千萬言豈足垂信若信後人而不信孔子其人可知矣然殺髙貴鄉公者成濟也其使之者司馬氏也晉山陽公死書曰宋志也此推本而誅之耳王導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以死則其事亦可見矣然王導于褚遂良皆賢者導以

疑殺伯仁而遂良譖死劉洎皆可惜也

問依世違俗如何論公曰不必言依與違但論正與不正而顧其義如何耳

論經義要寬裕而不迫正如折獄須先定其大情然後求其微情則無不得矣然大情未正而先求微情則紛亂不決矣

天下之事有可以懸論而利害可定者有必待行之而後利害可見者故自古以來創法之初非不深思熟講

及其施之而有不可行者益有利害不可以懸料者也

鄭雲叟羅隱之真隱者也

种放文章極嚴其詩文未嘗不在雲山是可高也然真宗禄之以尚書與之握手登龍圖閣其待之可謂厚矣亦可留而行其所言然終不可留其志又何也

韓退之與故人書憂其米鹽不給懇懇有情真義士也

老杜詩多稱人名非也蓋孔子惟弟子乃稱名耳

董仲舒不惟道學深醇亦精於論議所謂下高其行而

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者真厲世之法也

裴行儉言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與盧毓之論同此誠取人之法也

安定云頭容直此所以檢其外也

禮云葬欲其速朽欲體魄早歸於土也故棺不貴厚近世用厚木使體魄隔絶數十年不朽非禮也古人懸棺而葬不為隧道又記曰封之崇四尺則古之四尺今之一尺有餘爾近世用隧道興墓務高廣使後人妄意其

中往往啟盜之心於死者殊無益也

諫諍大事也孟子言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非一

朝一夕之故昔漢武暴君也見嚴助諸人恨得之晚而

其餘皆以誅死任公孫霍光可謂篤矣亦未嘗以禮遇

之惟見汲黯則不冠不見可知汲黯所立如何爾黯嘗

毀儒面觸如汲黯所行曠世絕代未見其比惟失之少

褊蓋非聖人不能無弊伯夷伊尹之徒皆有弊要之不

可以聖人責之不失為賢人也若黯真諫爭之臣也或

論陽城之不言以為養其勇大非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而日沉于酒言不聞于人行未信于上一旦悖然而强諫特一醉人語爾宜乎其君不聽董仲舒言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則士必貴於素有所樹立况諫爭乎曷可暴也

公問崔子方秀才何如人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公喜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

之正正者大本也昔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為儉以求合於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至其論議則未嘗苟從蓋惡衣食未足以為賢至其不苟合乃可以見其人

問率性之謂道何也公曰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率其氣者是在其所志也率其性者豈不然乎率其性而行之足以為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問名世何如公曰名世者自名也非特自名而已也能

言之類莫不名之也名之如何方斯之世而有斯人焉濟斯世者必斯人而已也是以其人而名乎其世也是以天下之重而任乎斯人者也為斯人者如何其自任以斯世之重也方斯之時濟斯世者舍我其誰乎是以其身而名乎其世也以身而名乎其世者謂之知天知天之所以命我而出乎斯世則我之所以為斯世者其敢廢天之命乎

問公穀三傳何如公曰子心之所自得必已多矣此其

大本也至於古今論議擇而取之輔其所自得者也啖趙二氏有大功於春秋但未能全盡爾攷其所學益不止於春秋貫穿經義窮極是非所論不茍若斯人者豈易得哉所謂有志於聖人之道者也

公惠書云毀譽不可卹至於操心慮患而防之者要在於幾微也臨别一說千萬秘之

呂氏童蒙訓曰徐積仲車先生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

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後因具公裳以見貴官又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先生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又云先生嘗為文訓勵學者云仲車先生一日升

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又云元符三年滎陽公名希哲字原明自和州謫居起知

單州道過山陽因出過市橋橋壞墮水而不傷焉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云我敬呂公以其德甚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後批云前日之事橋梁腐敗人乘蹉跌而公晏然無傷固有神明陰相其德願為

本朝自重生民自重

右節孝先生語一卷得之番陽洪公紫微手抄

舊以東坡先生志林語冠于首因以呂氏童蒙訓語附其後栞之臨汝郡庠嘉禾巳栞先生文集玆録雖燕閒咳唾餘一話一言足為後學警策如云治身以誠為本先生所得於安定胡公者蓋終其身而無愧至極論諸葛武侯之平生與汲直之素立又先生所忻慕而自處者用否雖異君子謂其志則同其因讀貨殖傳而悟為文之法若有異者攷其說以簡易渾成為主學

者毋以異求之乾道己丑季冬望日教授永嘉

許及之書

節孝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節孝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　恕

節孝集卷三十二附錄

事實

臣寮奏乞以判官充教授

臣伏見楚州勑同進士出身徐積經明行修事親至孝家雖貧窶必以甘旨養其母及居母喪徒跣廬墓日自執爨具膳如生三年無違僅不滅性無田可耕無屋可居而收養孤甥教之養之甚於己子一方之人服其道

義節行自為布衣時已延致州學相與師事後既登第
監司郡守屢徇人之請優令在學自元豐推行學制以
郡官兼領教授自此引避無復廪禄之頼矣今年過五
十其窮益甚而清苦自守終不妄干於人但不幸有瞶
疾以此不可出仕然其安貧好學訓導諸生應酬士大
夫問難質正雖貧不厭也朝廷近下兩省臣寮舉中外
學官如積之賢固不易得伏望聖慈置其疾苦録其所
長特除以判司官差充楚州教授仍實三年理為一任

使積遂霑俸給伏望勅旨四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
徐積除揚州司户叅軍特差充楚州州學教授
吏部符充楚州教授
準尚書吏部符今月二十五日夘時受勅中書省臣僚
上言竊以古之聖帝明王必崇奬幽素盛德之士者以
其風化之所繫也臣伏見楚州進士及第徐積養親以
孝著居鄉以廉聞其道義文學顯於東南者垂三十年
久處鄉校以教育為事秉德純一士民歸仰今安貧好

古之志老而益堅臣愚以為積雖不從仕若朝廷特與
改官優加廪俸使天下之人知朝廷貴德奬善之意足
以敦厚風俗實有補於聖化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内黄
貼子今風俗偷薄民未勸善如積之賢若蒙旌别庶幾
四方之人知所矜式伏候勑㫖四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㫖徐積特與除楚州州學教授

發運蔣公奏乞改官

臣竊見楚州同進士出身徐積少孤事母至孝得於天

性初以進士貢有司不忍去其母遂徒步携載爵旅以入京師母死水漿不入口者十日廬於墓側食粥三年瘠毀之貌見於形色逮終喪至今猶設几筵温凊告面如事其生按自治平中登科以耳疾不仕寓居佛寺閉門不出一布袍二十餘年饘粥不繼而不改其樂有所饋遺皆却而弗受今居本州州學見充教授月得俸給自奉甚薄而斥其餘以周親舊之不給者臣久在本州察其所為出於至誠古之所謂孝廉者未能遠過至於

讀書為文長於理趣辯論慷慨壯而不屈楚俗本薄今乃近厚實積化之近楚州嘗據衆狀敷奏以應赦書之求伏蒙聖慈憐其節行加賜粟帛然猶未盡旌賁之義況積已係進士出身偶以病廢其學行足以為四方表率欲望朝廷特賜攷察與改官充本州州學教授使得微祿以終其身如此庶幾下以助四方敦風礪俗之方上以見朝廷表賢顯善之意

知楚州蹇公奏乞改官

伏見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孝友之行發於誠心義理之文資以學術其居鄉則安處窮約雖弊衣糲食一介不取其事親則躬執勞苦雖嚴霜烈日終身不渝交遊託以死生宗族均其俸廪潔已刻意踰四十年平居杜門未嘗求聞於人故學士大夫知其人者常少或稱其文或道其行至於究知物情推見天變通政之體識兵之機練習古今而智足以知當世取舍慨然有尊主庇民之心雖素所從學者有不知也積始舉進士以治平四

年賜出身始赴舉時不忍一日離其親推車載母暴露道塗有重聽之疾由是不肯從仕元祐元年縁近臣薦舉即就除為學官一方之人知所矜式庠序學者彬彬加多至有革頑立懦勇於為義序辰竊謂爵禄慶賞所以助治然不必徧加於天下而民自勸天下之真賢實廪盖鮮矣果得一二而序諸位褒異寵奬以風四方則人懷慕心衆樂遷善今積賜第已二十有六年在任將書七考國子祭酒司業及監司守貳薦者十數人其行

實資望殆難與比自布衣擢居學校者分較錙銖同議
輕重若必論年理任事應格法始與之改一官是以衆
人遇積恐非朝廷褒德進賢養廉耻息貪競之意向使
積早自貶損與俗浮沉甘屈首於勢利之域宜已自致
顯位其下猶不失為郎乃能用心剛明以義勝欲仕不
苟進默與道遊既未嘗超拔佐時宜有以旌别勵世伏
望聖慈更賜攷積經行優加録用勿限資格特與改官
依舊充本州教授仍許不理任數以優養其身而寵異

之庶幾顯示中外敦厚風俗巳具録奏聞外謹具申轉運衙伏乞更賜敷奏施行謹狀元祐七年十二月一十七日

諸司公舉奏乞畀寵

具位臣王宗望等伏見揚州司户叅軍充楚州州學教授徐積事母至孝卓異之行遠追古人其餘事讀書著文慱贍清奥足以為學者宗師不幸以耳疾廢居里閈教導生徒取給而止葢其名節暴著尤見於幽閑窮約

之間陛下即位之初宗望以從官論薦起除州學教授歲滿復留追書八考前後從官國子長貳監司守臣列其行而聞於朝者非一而積行年六十有七分老教官而秩卑禄薄不離掾屬未副朝廷所以褒表德行砥礪風俗之意論者惜之臣等伏見昨者朝廷以福州教授陳烈年老就任改宣德郎俾食其禄而久其任以終其身今徐積年已庶幾重以疾廢而宜在所禮況盛德高行不在陳烈之下使積萬一無疾幸遭聖世不知朝廷

處以何官為稱公義而退居鄉校已可惻然況復限以
資格與衆無異臣等竊懷區區不敢茍默欲望朝廷特
賜異寵使善類興起其勸必速臣等無任屏營激切之
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元祐闕年正月一日狀左朝散
郎權發遣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臣徐君平左朝奉
郎權發遣淮南路轉運副使公事臣黄隠左朝請郎權
發遣淮南路轉運副使公事臣張商英左朝奉大夫權
發遣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兼制置鹽礬茶臣彭次雲

左朝請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兼制置塩礬茶
事臣王宗望

運使章公再奏乞褒寵

臣近於月日内與本路監司連銜論列楚州教授徐積
至今未蒙朝廷指揮臣再詳徐積道德文學之實高於
古人徒以微疾廢居里巷非獨當世有識之士所共嗟
惜後世論事者據人考官必使聖時有遺賢之議實非
細故此臣所以不敢避冒昧之誅而再獻前言拳拳之

誠也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知江寧府曾公奏乞處以太學官

臣待罪從官職在薦士有所聞見不敢以中外為間臣伏覩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居今之世行古之道安貧守約垂四十年其稱於天下不止一善而於事親最為篤至力行之外讀書為文雖處閭閻有志世務察其所存蓋非山林之士沉溺枯槁者之所為也不幸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昨用舉者處以學官一州之人賴其矜式然

臣竊謂如積之賢不獨可教一州宜置之太學使太學諸生朝夕親炙而則效之自然四方承風逺近知勸其於補助教化成就人材得積一人所補多矣伏望聖慈因臣之言詢訪近臣如臣言不妄乞優加官秩授以太學職事然尚恐積安於鄉里未易輕致乞勑本路監司守長敦遣就道量裝錢及具人船送至闕下如此則朝廷待遇之禮已周積自無名辭避者昔唐用陽城為國子司業而諸生歸養者一日至二十餘人得一何蕃為

太學生而六館之士不從亂蓋賢之所在必有宏益況今風俗陵遲士節不勵如此等人尤在崇奬此臣所以惓惓懇懇為朝廷言之忘其身之疎遠也臣與積皆治平四年進士雖知其名初未識面昨過楚州入境稱積之賢者衆口一辭既見其貌聽其言與衆之所稱者同惜乎尚滯一州掾如太學風化之地最其所宜而未有以上聞者輙冒昧以言仰瀆天聽臣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伏俟勅旨元祐八年九月初三日

改官告詞

勑和州防禦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新差充楚州州學教授徐積無常產而有常心惟士為能古之為士者好德自脩豈待爵禄而後勸哉然先王以此鼓舞天下為勸沮之術則亦未嘗廢也爾行潔而德茂學愽而志恬晦迹無求鄉閭之子弟以為矜式近臣交薦名達于闕特遷文階俾視京秩疏恩不次非獨息奔競之風亦以勸無求之士往承異寵益懋遠猷可特授宣德郎差遣

如故

開封尹王公奏請賜謚

革伏覩故楚州教授徐積孝行之美比迹古人經術之醇見推學者自頃擢第不復進仕操守堅正始末不踰昨崇寧初朝廷方興學校之制革以本路提舉學事察觀之命委以討議首至楚州與徐積討論究觀條晝皆有法度既而有司大比淮南一路之學楚為選首今積不幸没故不獲親見聖朝學制之大成竊聞本州士人

具以昨來興學勸事之功請於部使者援張壆體例乞
賜追謚部使者既以聞於朝矣按積行義不在張壆之
下如蒙朝廷特賜考察節惠易名賁及泉壤不獨慰積
之平生風於四方足以表勸革待罪輦轂不當僭越緣
往者推行學政與積共事今淮人之情寔藉以為言故
敢妄冒干瀆朝聽不勝下情惶恐之甚

賜謚告詞

勅宣教郎徐積天下有道士知所守進則功業見於世

退而節義信於人其趨一也爾學求諸已仕弗競榮操履得古人之純孝弟為縉紳之表使者言狀朕甚嘉之夫生有封秩之崇則歿有節惠之典儻克修於天爵亦無吝於德名庶幾有知尚克歆受可特授節孝處士

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賜紫金魚袋王資深撰行狀

先生諱積字仲車姓徐氏世為楚州山陽人曾祖崇祖奭皆不仕父石神童出身知融州羅城縣事先生自為

兒童不為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羅城君卒先生始
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輒
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攜先生育於陝右外家事其
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
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
廢居家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火喜鼓琴奕碁皆絕人
射百步外發必中能馳惡馬嘗乘醉入華山逢巨寇視
之若無人寇不敢害十五歲奉母自陝右歸楚晝治生

夜讀書逵曰太夫人憂其疲夜戒使休乃就枕伺太夫人寐讀書如故治六經喜難注疏有不合者輙加點竄嘗恨康成不同時與之對辨諸子百家誦一過不忘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獨以别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衲裘以米飯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終不可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歸侍太夫人與二叔父居

無何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篋敝屋數間而已先生怡然受之二叔父歿家事替先生事叔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

曳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葉先生終不受平居日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數往反先生終拒之一時儒宗巨人與先生文字相應答不敢以其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時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荅曰娶非

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忌嗣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山陽太守蔡文慕其高行躬致酒肴粟帛奉太夫人使者日踵門問起居又勒石紀先生行事于州序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不入

口十日廬墓三年卧苫枕塊縗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廬下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湏為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婦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决皆悅服而去不敢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至東郭焚香致恭競獻粟帛藥劑悉無受鄰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之踰月乃

止太守迎先生入學嵗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墳左有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尚存也先生自郊外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其後公卿部使者薦之滋多朝廷

命以官就除州學教授教學者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修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天文之學尤造其妙星辰躔度若辨白黑門人問

之答曰昔人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處鄉校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籩豆器皿必自盥濯春秋釋奠朔旦釋菜必數日齋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歿於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烝嘗者數百人設廣坐祭之自少戒殺見聚螘惕然惟恐踐之未嘗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亹亹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塞

疎密番禺槍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歎曰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乘興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小字不衰

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答者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
不至京師居官得禄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
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脱衣衣之率以為常故
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絶禄而家徒四壁先生始受
知神宗皇帝數名對而先生以耳疾不能從仕故元豐
七年屢有粟帛之賜元祐元年朝廷就除揚州司户叅
軍楚州教授紹聖三年特改和州防禦推官今上即位
特改宣德郎皆非常制累乞致仕皆不報至崇寧二年

朝廷特除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終於舍實五月一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臨終門人至卧内問起居遽以衣覆其首曰不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恍惚之閒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易簀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大觀二年五月内哲宗實録院取索文集數十卷并行狀載之國史政和六年緣内外臣僚薦請賜謚節孝處士前此二十年閒一日枕書卧既覺忽冊閒大書曰五月榴花不肯開直候徐郎来筆蹤

奇異不類人世書臨終之日所居震動移時若百餘人
曳車以往鐘鼓之音喧然閭巷一愚婦人死而復蘇曰
適道旁見大宅扃高門榜曰徐先生宅後數日先生卒
以六月十三日葬于東郊是日門人會葬者蓋千人夾
道擁觀無不流涕道人徐神翁在泰州每寄聲問先生
呼先生為兄先生既歿長女與其夫王仲韻謫海陵見
翁問先生何之翁遽荅曰仙去也先生先娶李氏尚書
郎紳之女再娶亦李氏越州新昌令景先之女子四人女

四人有歌詩雜文訓解數十卷藏于家資深於先生實為姻家故見聞親炙之詳且舊者莫如資深謹摭其行事之實不敢少文其辭也謹狀

名臣言行録

先生名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中進士第神宗朝數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祐年就除揚州司户叅軍楚州教授徽宗即位特改宣德郎累乞致仕不報崇寧二年特除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

節孝處士先生自兒童不為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
父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牀下求其父甚哀
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輙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攜
先生育於陝右外家事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
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
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
王資深撰行狀又童蒙訓云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
具公裳揖其母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

千人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衲裘以
米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
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嘗曰吾於安
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行狀又童蒙訓云仲車先
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
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
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
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又安定
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
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
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
子侍側食已積請于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

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簏弊屋數間而已先生怡然受之二叔父歿家事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嬉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

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平居日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數往返先生終非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忌嗣固有待也先生

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行狀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絶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卧苫枕塊縗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廬下見其飲

食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至東郭焚香致恭城中為虛競獻粟帛藥劑悉無所受鄰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墳左有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尚存也先生

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行狀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行狀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修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

士大夫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遺之使歸衎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衎先生居山陽鄉校幾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籩豆器皿必自盥濯春秋釋菜必數日齋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

飲其殁於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烝嘗者數百人設廣坐祭之（行狀）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螘惕然惟恐踐之未嘗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邊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塞踈密番禺槍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歎曰不出户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行狀）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愛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

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有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行狀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乗興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小字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逺書其欲荅者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不至京師行狀先生居官得禄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衣衣之

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絕禄而家徒四壁立行狀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先生以病廢人事惟里閭故舊親戚之喪遣弔祭親治辦

如平日滌槃缸貯酒拜而後遣之安定言行録 先生病革門人問之先生遽以衣覆首曰不巾不敢廷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易簀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行狀傳尚書墨卿初尉江都往來山陽深為節孝先生所知或問先生所為知墨卿者先生曰方欽聖升遐楚之郡縣官若寓若客皆集服臨郡庭下惟傅尉容稱其服吾是以賢之安定言行録

東都事略卓行傳序

士之所貴於天下者以有君子之行焉陳烈以學業教其鄉朱壽昌以孝感致其母劉庭式以雍睦宜其妻鄭俠以敢言事其君巢谷以誠信行其義徐積以篤實蓄其德卓絕之行足以表儀一世嗚呼斯可謂之士矣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也少孤事母盡孝年四十不婚不仕不昏者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其後監司上其行以為郡教授

一時陳瓘鄒浩皆禮之久之致仕歸山陽於是始娶而操履彌篤矣積為文怪而放耳聵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也積嘗與蘇軾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軾然其言始三歲時喪父哭之甚哀及居母喪尤盡禮廬墓側十餘年晨昏奉几筵如事生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木為連理郡守迎入學甘露又降

其舍鄉閭化之州具以聞賜絹三十匹米三十石後以壽終政和三年部使者言積緼德丘園聲名顯著謚曰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蘇東坡帖

昨日見仲車先生耳疾雖未甚痊而神氣已一真得道者蒙惠佳篇輙次韻奉答軾上惡衣惡食詩愈好恰似霜松囀春鳥蒼蠅莫亂遠鷄聲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先生月自當空

水自流人間擾擾真螻蟻應笑人間作鬬牛

軾啓適辱竒篇伏讀驚歎愧何以當之以太守會上不即裁謝繼枉手教益深感怍晚来起居佳勝公窮約至老居甚卑而節獨高軾忝冒過分實内自愧相見不免踧踖來示何謙損之過也迫行不再諳惟厚自愛入夜草草不宣軾再拜仲車先生臺下六月三日

黄山谷帖

次韻仲車同年兄因畫望江見寄之詩雖後時不相及

而見屬之惠不可不報庭堅再拜前朝老諸生太半正丘首投荒萬里歸煩公問健否往時望江宰今為夏津吏它日可教之玉音幸無棄

次韻仲車同年兄喜董元達訪之作南郭篇一首庭堅再拜董侯從軍来意望名不朽款門拜徐公在德不在酒徐公雖避俗對客輙縈然耳不聞世事時誦陶令篇

秦淮海帖

觀再拜昨日幸獲叅晤極慰夙昔久企之懷伏惟尊候

萬福觀本欲詣門下請辭適鄉人喬吏部約同行小宦迎親遠涉畏途且欲藉其徒御之衆遂挽舟出關以此不遑前詣先生素見知愛必不以為責也日遠言侍敢乞為道自重千萬千萬不宣觀再拜上仲車教授先生座前九月二日謹空

張究立帖

來拜上季春極暄恭惟仲車教授先生尊體起居萬福來向罷宣州到京蒙除管勾明道宫尋使居陳僅半年

餘卭頗優游今年閏月初忽捧告命謫監黃州酒稅仍落職遂出陸自陳入蔡自蔡入光遂至貶所黃在大江上風土食物却相得太守乃楊懷寶與之親舊通守山陽人也真長者謫官之幸耒甲體亦頑健新婦以次各無恙職事亦不絕冗公私既無事事中亦泰然其他外物應自有命非人能與也先生以為如何有以見教乃甲誠所願也耒由忝省伏乞順時保重

鄒道鄉帖

浩惶恐再拜浩鄙人師仰道德之重久矣官守廣陵雖密邇絳帳顧未嘗望履不敢輙上問日者幸甚奸叩典謁先生辱而見之獲聞至言豈直慰素願哉永以矜式庶幾自脫於茍賤不廉之地也感激感激浩惶恐再拜

浩惶恐再拜昨雀礪宣德赴官江東經由廣陵出先生詩一編示浩自惟坐井觀天曾不足以窺秋毫萬分之一輙忘鄙陋嘗書編末先生既有意收而教之矣敢以上呈亦以表素存之誠也若其浼瀆賜罪與否敬俟尊

命浩惶恐再拜書先生詩編之後古人往矣名空存爾来冠帶誰其倫語言淵騫行跖蹻俛仰不愧何繽紛先生道義完且潔去彼取此非今人事親豈但綵衣戲刻木定省長悲辛抛官卻掃醉經史胸中無復留纖塵履穿袍敝突不墨辭幣與粟甘清貧自從秀髮到白首造次於是如一晨當知有昊憫澆散先生故出援斯民嗟余禀賦雖不敏管窺偶幸知所因講聞先生亦已久云為輒以書諸紳揭來廣陵兩閱歲所得比舊尤加親此

篇雅什盈數百覃思成誦驚余神恍如聽樂周太廟黃鍾大呂皦且純又如典瑞出圭璧璀璨溢目非玞珉偉哉固是信萬一髣髴想見容彬彬吾皇圖治急遺逸空谷相望推蒲輪先生髙卧馬得遂細札匪日須嚴闉重㪷韁鎖脫無計洒掃猶阻致此身顧言師法不少懈異日有立逃湮淪

蔣頴叔帖之奇

次韻仲車見示之作聞道揚州掾新承雨露恩青衿

典鄉校華袞被王言踐履躬無玷持循論有根祇應來學者從此造淵源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節孝集卷三十二